

忆往

沈勇

三十年一声“锵”

张朝晖,浙江昆剧团乐队的一员,负责打大锣。

我认识他很早,在36年前。那年我去考艺校,他也在参加考试。那时的他——圆圆的脸,大大的眼睛,白白的皮肤、一副憨厚老实的样子,只有偶尔闪过眼中的一丝狡黠,让你知道他很聪明。

记得当时他唱的是日本民歌“拉网小调”,没变声的童声,清澈透亮,刻意地模仿日语,让这份美好的声音多了一些喜感。

从此,在我心目中,他几乎是个“传奇”。这个“传奇”跟我同分在老生组,在浙江第一个女花脸裘大官老师的眼睛里,胖胖的他动作总是那么标准、有架子。直到一年后他变了声,改行到音乐班跟朱学富学习打击乐,“传奇”不再。

今年同学会,相聚一起的同学很多已经改了行,有很多甚至已经离开了文艺圈。包括我,也不唱越剧很久了。他,张朝晖,脸依然大、人也依然胖,忠厚的样子依然没变,只是平头上的几根白发告诉我们毕业30年后的相聚。

张朝晖告诉我,他从1986年分配到浙江昆剧团打大锣一直到现在。平静的语气、略带自豪感的神态,“吓”到了我。30年,大锣敲了30年?!显然这已经是他这辈子不再改变的选择,就为了那一声在最适当的时候,最和谐出现的“锵”。

他,再次成为我的“传奇”。

大锣,对于戏曲来说是一个不起眼又很重要的活。

不起眼,说的是——在一个演出队伍中,排在最前面的当属演员(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,最后都能露个脸);接着下去的后场,也就是演出时观众看不见的,除去剧团领导、主创不说,就在演出现场忙碌共同参与演出的至少有服装、化妆、音响、灯光、舞美抢景的、管小道具的、舞台监督,当然还有乐队,而乐队又分“文场”与“武场”……大锣,只是在演出过程中观众看不到的人里面乐队中的“武场”中的“单皮、大锣、饶拔及小锣”中的一个,演出人员名单上往往会找不到他的名字。

说它很重要,说的是——在武场中艺人们有一个形象的比喻,单皮(鼓板)是首脑,大锣是宰相,饶拔是和事佬,小锣则是弄臣。因为单皮虽居首脑之职,但是它的音量太小,在演奏上只有单击和滚奏两种,起的基本是指挥全局和把握节奏的统帅作用,要表现力量与气势,则必须借助大锣,大锣在武场中音量最大,在演奏中居于“霸主”地位,特别是在演奏干牌子时,它是乐句的主音,也是乐句节奏型的体现者,干牌子的许多名称都是根据大锣的点数命名的,如“单击”、“双击”、“四击头”、“五击头”、“九锤半”等等,可以说,离开了大锣,武戏根本就开不了场。大锣不仅稳定了戏的节奏,支撑了演员表演,还参与角色的塑造,武生的“四击头”亮相,时而如脱兔干净利落,时而如胶泥辗转繁难,这一动一静,一快一慢的张力全在这大锣的“四击”,这演员的风骨与风度也全靠大锣“一锤定音”。

事实上,对于戏曲来说,没有一个“活”不重要。戏曲是一门高度综合的艺术,这种综合性除了体现在它的艺术构成上,更体现在每一场的演出中。“完成度”、“完整性”、“整体性”是衡量综合性艺术演出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。

戏曲界素有“一棵菜”的说法。“一棵菜”指的是演员、乐队、舞美全体人员,不分主次,严密配合地演好一台戏,强调的是戏曲演出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。

可以说,每一个“角儿”的后面,都站着无数的无名英雄,相互的帮助与扶持才成就了众多的戏曲名家,没有琴师周宝财,袁雪芬就不可能创造出“尺调”,也就没有范瑞娟的“弦下调”。

今天,再说张朝晖是我眼中的“传奇”,主要是因为当下这样耐得住寂寞的戏曲人少了。最明显的就是不管是歌舞团、还是戏曲团体,练早功的人基本没了(如果有也是为了每天50元的“点卯费”)。

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张朝晖,用自己的坚守来维护艺术的神圣与职业的尊严。

有所思

朱中仕

做父亲的历史

这个题目鲁迅先生在1919年就写过的,说明此中大有学问。

先对父亲的来龙去脉作点梳理。

十九世纪中后期,西方学界掀起了研究人类史前文化的热潮,涌现了大批惊世成果,尤其是摩尔根的《古代社会》引起马恩的极大关注,恩格斯就此撰写了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的经典名著。

恩格斯指出,“摩尔根在美国,以自己的方式,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史观的历史观”,就是“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,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”,但生活本身又有两种,一种是生活资料的生产,另一种是人自身的生产,即种的繁衍。

把上面马恩两种生产理论译成中国话,就是孔子所说的“食色性也”,季羨林先生将之解读为:食——生本能,色——殖本能,“一直到人类的末日,本能也决不会离开我们。”换言之,食色就是人类(延续种质),无食色就无人类;但如何食色,就是人类历史了。

在人类业已存续的400万年静好岁月中,最早时候,男女没有性别意识和性别分工,一切处于自然之中,直到人类越过群婚制和对偶婚制,实行专偶婚制,才跨入文明门槛。在这极其漫长的文明进程中,“可以肯定,人在早期的若干发展阶段里,也一般地遵行过这条战斗的原则”(达尔文《人类的由来》)。人类学证明,男性的性选择竞争是人类进化的最原始动力之一。人类是双向性选择,这在其他生物物种中是不多见的,即男性挑选美丽精壮女性,女性挑选强悍智慧男性,使男女双方优质遗传性状得以传递扩散,加速了种质进化。

遗传学上的父亲,简单点说,就是人类Y性染色体(遗传信息)始终随男性世代传递,这也是传统的子女从父姓的遗传学注解。

可见,成为父亲来之不易,责任重大,要做好父亲就更不容易。

我们知道,人类自从产生了家庭才真正迈开文明脚步。费孝通先生说:“家庭这个父母子的三角结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创造”(《生育制度》),主要是

为了解决孩子抚育问题。因为人出生后要经过生理性成长和社会性成长,这两种成长很大部分是在家庭内完成的,最佳分工是由父亲负责社会化教育(外力添加规则),这也是俗话说的“养不教父之过”和严父慈母角色安排的道理所在。

对孩子规则添加有个黄金期问题,一般在小学结束前完成。在这一过程中,父亲带孩子,陪伴孩子成长至关重要。因为规则意识是在具体的生活学习过程中树立起来的,就是说,父亲带孩子过程就是添加规则过程,万不能因忙于自己事业,更不能自顾自享受而耽搁带孩子。这方面芬兰人做得最好,他们认为男人带孩子会聪明,可能是父母的思维行为方式不同所导致的,那里男人以陪孩子为天职。

人类相比于其他生物物种,有一套特殊的镜像神经元系统,主要是用来模仿别人动作和感知别人感受的。父亲在陪伴孩子过程中,自己要多做正事,做的本身就是示范教育,孩子会自动模仿的,即所谓身教重于言教,不要自己在喝酒打麻将或拿着手机刷屏而要孩子安心做作业读好书;教育孩子做事也主要教怎么做,不宜整天唠唠叨叨地讲道理。行为模式是在反复训练中形成的,而不是在口头教育中形成的。

作为父亲,孩子该放手时要舍得放手。尼采传记里说其母亲是位虔诚的基督徒,尼采却不信,但又怕母亲伤心而不能吐露,一直很痛苦。有天尼采在集市上遇一商贩,手牵待售的气球丝,一阵大风中气球丝断升空,弄得那人跺脚朝天而无可奈何,尼采随口而出:“That will fly, flies at last.”(要飞的终于飞了)尼采回家将这幕说与母亲,其母顿悟,从此随尼采自行。事实上,孩子长大总在放手后。

父亲最好只做一代。俗话说:“养儿方知报娘恩。”养育孩子是件极艰辛事。不少老父亲舔犊情深,甘愿为下一代的下一代尽养育之责,这种越俎代庖怕是利少弊多:其一是老人的体力、思想和行为都已跟不上,其二造成下一代没能体会养孩的艰辛,自然会少了对父母的报恩之情。“有隍必有害”,最好是一代养一代。